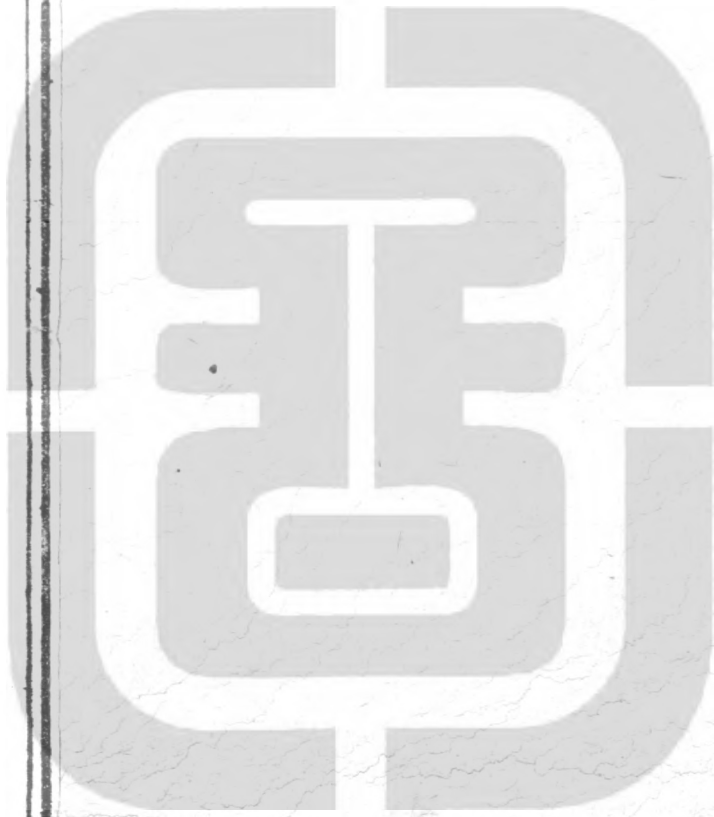


會
心
編

數
集



會心編卷之六

數集

六之一

朱大學士善

字備萬
豐城人

博極群書性理淵邃為鄉里所

推服事繼母備極孝養有司薦為南昌郡學博洪武

初進所註經書傳及皇極經世解全書上大奇之

即拜翰林院學士數直諫上嚴憚之忤旨謫遼海

久之召拜文淵閣大學士力請致仕年七十餘母夫

人猶在堂公日冠帶晨昏定省調藥進饌以為常不

命之退不敢退家人百口咸效學士旨敬愛夫人夫

會心編卷六
人每夕祝天曰願學士子孫世世如學士迄今鼎盛
云

方孝孺天台人以宋濂荐見上上奇之命禮部宴
勞與宗伯抗禮傲然端坐畧無謙遜上命內侍偵
知之歎曰此人何傲本欲大用恐其遂驕因賜賚放
歸讀書默屬焉皇孫他日輔佐後建文時召為翰
林值革除不草詔凌夷以死

吳伯宗金谿人夙惠有至性好讀書簡練揣摩諫論
肯綮具中天下擘畫洪武初大比天下進士伯宗廷
對稱旨擢魁多士授翰林為人有節行不謁權貴郡

縣欲見之者非懷刺三至不相與揖裊躬慎密氣度
溫雅睹其容聽其言令人鄙吝皆消故當世亦不以
為異

徐武寧王達祖父僑居鳳陽太祖義兵起從攻偽

漢取留都復攻張士誠舟次姑蘇閭門外見樓頭女
子絕美捐百金聘之約事平以歸及吳平凱旋公忽
悟急呼女父告之令女別適女父不敢且曰金無以
償王復取數十金贈之卒不娶女後上果廉知之歎
其忠慎

王英崑山人洪武初貢太學選授監察御史上察其

會心錄卷六
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
柱居鄉尤率易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鄰翁
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治具難不若令之易也鄉人
至今傳爲談柄

帥達字九達東阿人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
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達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
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達驚而呼天虎舍之去
持菜還母食之遂愈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
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
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其爲太守居常不
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
爾見踈

洪武三十年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
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
不樂公曰汝坐于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
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黃潤玉鄞人年十三時上命遷江南富民實北京
玉父當行玉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衰兒去日
益長官異而從之抵金受廬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

會心齋卷六
三
涇泆無人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懇圃鬻蔬以爲生
稍暇輒肆力于學問京有富翁止一女欲邀玉寓宿
其家而同賈玉辭曰瓜田不納履後擢禮魁調南昌
郡學博拜交趾道御史

楊翥字仲舉吳縣人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
有狂生侮詈之翥若不聞人服其長者楊文貞公士
竒流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
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比文貞當踞乃相引拔
仁宗素知翥遣使驛召之授翰林編修與修三朝實

錄

孫鼎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薦歷松江儒學教授陽文
定公漣薦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庚午時上北
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當簪花燕饒今
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
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諸門人皆以爲得體
景帝即位楊翥朝京師命爲禮部左侍郎食祿致仕
又二年復朝進尚書加祿仍歸翥篤行不欺仁厚絕
俗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
何必校也又鄰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鬻驢
步入廟

成化初倖闈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趨拜
陳恭愍公選督學河南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
爾寧大于都御史耶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
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
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
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公飄然而出
劉忠愍公球吉安人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
言從弟玘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
戒之田宜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
家法如此

孝宗初朝士使外國多挾貨浮海而市之或與陪臣
夸鬪材靡侍講劉用元使安南乘肩輿從兩僮如之
夷大譙郊勞致館視昔益恭又明日遂行其主恐餽
以珍物一不顧惟書其入關詩予之

胡壽安永樂中任新繁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
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鷄胡怒曰吾官二十載嘗以奢
侈爲戒猶恐弗終爾今好大嚼豈不爲累又宰三邑
不携妻子或問故公曰吾豈肯冒無糟糠之義嘗思
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
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敗身家者比

比矧婦人小子其性猶水有以金玉錦繡搖自之物
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去任後人
必詈曰某外佯廉而內實貪耳以是計之故不欲妻
子之累身也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賁衛
經歷遷大理右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司多
奔走其門惟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敬及瞻獨不往
有夏時任郡學訓導瞻嘗師之後瞻經其門必下驢
趨而過人窺之雖暮夜亦然其篤行如此

熊莊簡公

縉

道州人孝友清儉守法奉公不要時譽

爲巡撫時廩米有羨亦斥還官致仕鄉居親友饋遺
一無所受鄉評重之或曰熊公之清實過於清者也
熊公之過乃清而過者也公卒何孟春爲奏聞上加
贈謚廕其嗣孫云

鄭端簡公曉將廷試董中峰來顧出已未試策及擬
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令公爲文曰此元老石齋
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君艷然不悅曰後學初入仕
當患所以立即通謁相府他日何所不至汝弗聞張
師德劉元城事乎公遂辭中峰中峰曰久知尊公能
教果然也

何喬新廣昌人濶達多才藝有節槩所交盡天下知名之士凡有所懷千里命駕一夕過蘭溪訪故知于村舍山中乏釀公令從者市之無所得云某家有新醞一壺耳公曰但索來醞亦可促席雅談至夜分乃別壺醞亦盡時人謂之醋交

宣聖五十八代孫鏞弘治時進士令都昌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過驚駭多覆沒相傳以爲纜精過者望而禱祀偶歲大旱公察視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取而火之其妾遂絕

徐處仁知北京日晨會僚屬治事訖復會坐說平生履歷政事得失終日危坐僚屬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瞋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瞋睡豈以其言為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呼客將撥取秦兵曹坐椅去

臨海金一所貴享儂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

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其矮梅豫章人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前輩重夙誼而忘貴賤如此

王文成公少方太古處士一歲而以聞道早處士亦嚴事之其過錢塘也處士出脫粟蔬藜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人情耶文成禮謝之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就學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卧不起履祥涕流請不輟翁不得已聽之履祥故侈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弟子終身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參謀平宸濠多所贊畫

魏良弼號水洲新建人師事王伯安深明良知之學

初令松陽有惠政入爲給諫首劾保定侯梁永福恣橫兵書王應鵬中丞汪鏞奸邪及救御史馬敷皆人

所不敢言世宗輒怒輒廷杖下詔獄輒復職加秩膺
且無膚公不少挫創稍愈則疏又入每削奏必焚香
家人見輒悽惶自是屏人脫纒最後連劾張永嘉植
權慧字為退舍名動天下優游林泉三十餘年講學
修行遠近宗師隆慶初召拜太常卿辭不赴
王心齋隰淮陽人家本煮鹽未嘗學問偶泛舟聞人
讀父母在不遠遊問此何書曰孔子書也曰孔子何
人曰聖人曰聖可學乎曰人皆可為堯舜孟子有是
言遂棄其所事歸取論語讀之得一句即行一句一
日天大寒親以冷水沃面涕泣曰安有為人子而不

知其親之冷暖者乎自是躬爨定省孝養備至後聞
王文成良知之說遂盡棄其學而學卒成大儒
熊伯讓家赤貧遭紅巾賊室廬盡焚母老無以為養
隱身屠釣朝夕割鮮進母心甚歡樂之暇則讀書好
談說古今身長七尺美鬚髯指爪如林笋有謀斷為
人排難解紛無不各得其意鄉里推服有司舉孝廉
與朱大學士同薦于朝官至山東布政司以清介著
稱臨歿囊無遺金至鬻衣服殮葬云
松江宋瑛少游學京師從魯公鶴齡習舉子業後舉
進士拜御史因劾都御史王文謫調新淦令謝病歸

君爲御史丁外艱還家家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遣子弟詬罵君君勅家人毋出競柳氏狂子醉罵良久跳入水中君亟令人援出易以已衣置之上坐笑謂曰與汝家世好柰何以小忿隳之呼牧牛兒鞭數十以有與昇柳氏子歸其家大慚

文衡山遇人以偽書畫見評必爲題跋甚且昂其值使易售或問其故公曰以書畫貿易者必家貧子一發其僞不見售是重困也而富者多藏與其妄費耽若置書畫差得清名而于人亦稍有濟問者歎服胡少保世寧仁和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三故事計

偕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浙青竟辭其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枋其門耻關謁鎮守中貴人棄之去後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

閩趙太守次山家居時有販夫以贖白金三兩易谷去後以其金數銖市一豕豕人不知也受之去既而公辨其金贖愕然不樂者久之因命僕訪鬻豕者於市更以良金與之其人固貧家方仇恨已要數輩蹤

會心錄卷六
跡報復得良金感謝不已歲時以斗菽為公壽公必
酌以斗鹽諸子請以贖金還易谷人公竟投于水曰
吾不欲以此再誤後人也

高密東岡李公昆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墻隈白骨
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
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作義塚埋之甘肅地邊
夷婚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查各衛得千餘人量給
銀布助之後公還送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獲
配者也

李文正

西

居京師郡守董等欲為治第州城中公東

御史止其事曰某居京師累世作宦四十年不能一
庇鄉里豈可以木石畚鍤為之累况祖父墳墓親戚
聚處之所在縱令得脫羈馱亦豈能遠涉數千里用
此虛名實怨為我屬有亡兒之痛本不暇及此早為
停止少免咎戾其視屋宇之惠萬萬也

羅念庵

洪

先病告歸道經蕪湖項東甌為分司楊州大

賈以關稅重情擬大辟下獄頤得公居間則鞅女為
妾而裝千金公舅氏諾之項君來視疾即以情懇項
頤之公覺而呼曰項兄知我頤成就我為明白鬼項
懼公怒曰此弟意也公曰兄豈愛我者我即死無所

備兄不有俸在耶何至垂絕以此累我項謝過唯唯
無何病差曰是賈無活理矣項公必以我故不敢釋
乃遺書謝項潛為解之竟得脫亦不知公力也

張孝

漳懷人

為弟子員時失怙貧不能舉葬乞友義助

卜塋于太行山築室數椽扁曰孝思廬嚴居其中朝
夕悲號四年因母疾始歸仍不食酒肉僉謂非禮答
曰先考誨我儒業不及見其成立而卒終天之恨也
必得正途出身方敢食肉愚性少飲即亂曾致吾先
人之不憚終身不飲庶可後領正德己卯鄉貢始食
肉又二年母病卒先生一哭而絕子幼不能舉喪聞

于郡守乃營地遷二柩並葬之旌其廬曰孝子門

王燾

鄆水人

七世同居少長三百餘口庭無間言田園

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
婚姻喪葬費有常数命子弟各掌其事有司以聞詔
旌其門曰孝義

熊尚書种光州人少業南壇忽夕見一美女立松樹
巔眾皆錯愕走公畧不為意尋不見遂取刀割樹皮
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果雷擊之
後公沒時郡學郭生等立靈星門聞天鼓響雲光爛
開有衣袍笏者騰而上不移晷傳公逝其異如此

唐荆川性淡泊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戶後雖貴未嘗自製鮮衣也削籍居家惟着青布直裰往來鄉郭常乘小舟不知者往往凌侮公怡如也夜卧一板門冬藉以草有懷翁見之淚下爲買一床終身亦無厚禱

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往返幾日談論至午刻留款止魚飧而已家甚清淡人所不堪先生甘之如飴故能養成盛德也

羅近溪先生始學於吉州顏山農山農王心齋先生高足弟子性豪邁博洽據經引傳中貫百端授徒金

陵某部以宦舫鼓吹送公歸操江某素忌之遣邏卒擒公以軍法論參禁刑曹羅先生方登第謝官不受歸盡賣其田產室屋得千金走南都入獄侍養周旋竭力三年事方得解益講學不休遂為名世

信州東山徐公與少師夏公同里自鄉舉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夏公再相被逮也公獨使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公從檻車中間知之不勝感泣公居官清介力行所學嘗圖青菜於堂曰古云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三字於上曰此徐公三字經也子御史公貞明益大公

家學云

萬曆壬午廣中蛋賊肆劫南海當事貪功奏勦偏將沈茂麻趙陞等奉令會戰及交鋒皆退遁海道朱公東光麾梁文統精銳四艦縱火奮擊賊皆糜潰降三十餘艘旋師至沙灣則諸將驕而相待俘獲甚衆詰之皆沙灣良家子女梁恚曰勦賊所以安民今反擄民為賊公等甚于賊矣且國法可奸獨不畏天道乎梁舉所降賊舟委之盡捨所擄男女沙灣人至今尸祝之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子三人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自至給足凡兼併之事抵質賈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為耕桑之外惟魚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畧使識字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

六之二

劉文成基初見太祖太祖方食以匕箸令題基不思而對有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之句太祖稱賞以為此方是經綸手段詩文爾雅而五言古風韞籍有陶柳之致

方孝孺學問該博文章奇峭師事宋學士濂一日從上宴遊有靈芝甘露之瑞命濂頌論詰朝呈進濂醉

偶忘之漏下五鼓將起入朝方記億呼孝孺諭意孝孺援筆而就大有奇氣立寫奏之上覽畢曰殊不似宋學士口氣濂以實對召孝孺入見大奇其才賞賚甚渥

解縉幼穎敏絕人六歲時其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縉應聲作韻語一聯曰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祖大稱賞洪武中登進士年方十八詩文奇宕有騷人之致

陶安太平人太祖兵渡采石安儒衣冠搢笏入軍門伏謁姿容閒雅議論剴切太祖喜試以詩文皆稱旨即令從行計畫多聽從有成謀後官翰林學士御賜楮聯云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世共榮之

姚廣孝博通內外典亦工文辭所著有逃虛子集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為焚棄

張莊簡公悅督學浙江深得士心凡公卿子弟即學業未進亦聽與科試以廣作養但列名最後而廩膳之補則不容濫與也每見後進輒教以讀書在多識嘉言善行不必徒作詩文其學以治心養性為本

會心紀卷六
程敏政揚榮俱以奇童徵至京師上試以七字對語
曰螭鱗渾身甲冑敏政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揚榮對
曰蜘蛛滿腹經綸上大奇之謂侍臣曰二子他日事
業盡在此語中矣已而果然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
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
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奇思傑句衝口
溢發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人被
林春泰州人壬辰舉會試第一讀書無日夜居常以
竹筩注膏繫衣帶間遇夜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父

為漕卒獨與母妻織履資給率夜不睡嘗日中不能
炊行歌自若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
以書以餘子給事王千戶所王奇君令與其子同學
書後君貴常思王氏厚報之歲時起居一不改於
韓忠憲公少年學書無紙在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
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契繖自蔽率以為
常

賀欵號醫問與人言論侃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
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為美耳於是乃作書
室於後圃徧書深沉和平之語於目前令有警惕必

會心紀卷六
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為其
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張元禎豫章人生而有奇智六七歲時對語矢口皆
名言家酷貧父以腐為生業張書聯于門曰一擔橫
挑日月兩輪推轉乾坤有司知之以為奇兒幣見之
後中殿試第四卒為理學名臣

李彞陽峒自幼穎異長益好學不倦以為國朝儒學
大明而辭賦未光遂下帷發憤學為古文辭凡古人
文字及疑義未暢者皆擬其意作一篇各如其言乃
止與信陽何仲默等友善聲稱不相亞勝詩文高古

成一家言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胡敬齋

名居仁
餘干人

自幼穎慧恂恂雅飭幽獨無惰容長

益好學日夜研討以為程朱二氏揭出一敬字大有
益于後學故以敬名其齋精思而力行之期于聖人
而後已一夕聞僧院鍾鳴忽然有悟曰此心常惺惺
動靜環相生豈以喧而聞寂而塞也自是一意下學
居處必恭出入必慎語言不妄德行嘿成望而知其
為有道仁人也隱居教授遠近宗師之與陳獻章王
守仁並祀文廟

王伯安講良知于虔吉間天下士人多從之遊王心

齊良在淮陽聞客道其旨謂與已合遂徒步至豫章
師事焉初見拜伯安執弟子禮伯安爲說良知大端
甚喜足以爲師退而面壁思之不得造請還拜復作
賓主再爲申良知之說心復喜再拜爲弟子退思之
復不得又復欲還拜至則爲大暢前說不覺首之肯
而膝之曲也遂長跼請教終身爲弟子後教授淮陽
門徒之盛不減伯安遂有兩王先生之號

魏良政

字師尹

篤行好學不輟晷刻元旦獻歲畢則捧

書就案頭讀之新婚之夕家人竊窺之見其夫婦相
對如賓覽書不輟肄業邑庠客至則持書從穴洞中

出後園玩之同兄良弼弟良器師事王伯安得良知
之要嘗言良知非他天命之性也人人自有不待外
求特致與不致耳致中致和即致良知工夫只在戒
懼無有二義

唐荆川讀書大率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諸史可以
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
務可以應世之用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轉皆爲有
益之書但若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爲說固已末矣况
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胷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
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

七才子者歷下李于鱗瑯琊王元美爲之冠梁公實
吳明卿徐子與宗子相爲之佐而清源謝茂秦榛以
布衣參列其間名位各殊脩短互異然襟同契合彼
此往還墳壙唱和共相賞譽彬彬乎皆一時之選自
是而汪司馬伯玉等繼起天下之士以詩文起家者
聯鑣接踵庶幾承明著作之盛矣

王元美嘗曰吾黨有三甫余德甫甫張助甫皆
畏友也德甫詩文大雅不群獨得西江宗派甫南辯
博恢竒不減用修助甫組織工緻有獻吉之致

徐文貞督學浙江有二生爭貢諱于堂下徐公閱卷

自若已而有二生讓貢諱于堂下徐公亦閱卷自若
居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爭但亦不能使人讓
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頭作不得主
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東海張公獨博尚行履
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議論間襟諧譎而徃徃必以理
勝公亦嘗爲謝公鐸戲自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名
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爲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
非吾所敢知也相與一笑而罷

祝允明評勝國人書虞集如鹵簿禮官贊道應節結

束弄姿稍遠大雅鮮于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舞豪
鷲自擅時流胡俗鄧文原如疊巒層城不勝沈實饒
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雨如道士醮詞雖禮而
野倪瓚如金錢野菊畧存別韻楊維禎如華譯夷語
自墮侏儻陳璧如有若據坐尚有典刑宋克如初筵
鹵彘忽見三代解縉如盾即執戟列侍明光

六之三

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巡西域而家住東城每出
入怒其里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
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却曰倪尚

書何如曰尚書亦里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眾
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與爾曹同鄉里不能過里
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
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即
文毅也

桑民懌嘗言曰天聰無耳天明無目區區恃一耳目
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真揭竿下海而求唐子者
矣又曰喜怒之情生于天之六氣喜生譽怒生毀乃
行天之氣初不為我而設

侯璉永樂鄉試第一交趾黎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

會心紀卷六
章公往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偃度
公止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天
命下臨不可由此度迂者驚愕為撤關而入由是蠻
夷益謹禮不敢肆旣歸毫髮無所受

松江唐公珣知福州府時歲凶旱到官之日霖雨滂
沛人皆相賀先是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藩臬公曰
未成婦而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

洪武中福建按察司陶垕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賊吏
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垕仲劾
奏之大方詞連垕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垕仲還

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
地無皮

陳公遜臨海人為翰林庶吉士晚年家益貧然急於
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
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矣

費文憲宏及第後請告歸張莊簡公悅特過之慰藉
拳拳具述其生平善病之狀將別以字扇一握為贈
文憲初訝其太簡及啓封則扇面備書所采養生要
語有云不以脾胃煖生冷不以元氣佐喜怒又夏至
節嗜慾冬至禁嗜慾等皆箴銘也廼知先輩愛人以

德不以物也

司寇方崖趙公髫年夜讀因懷炭少許欲爲烘足之用祖廣德守次山公見而叱曰汝年少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耐寒也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不免於寒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故方崖公終身砥礪享有榮名家範嚴而教之素也

弘治時祥符王公維爲山西按察使先是有希用進者上章謂紫碧山產石膽可以益壽遂遺中官經年採求不獲民咸告病公令採小石子類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塘塞耳其物載諸書中何以謂無公曰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况山西荒旱民不聊生毅然上疏寢之

薛文清曰古今人只被一好奇壞了文章好奇便不是天地間一種好文章學問好奇便不是天地間一箇正學問古人從無欲而學故理會利害即是義理今人以有欲而學即理會義理亦是利害

楊升庵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為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益熾也道家有為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也聖賢但云

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

弘治初張莊簡與三原王公安成劉公同心輔政選舉公明前後莫及雖自律甚嚴而待物不苛有為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塗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逐之也聞者心服以爲得大體云

薛文清曰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違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潘擇可先達也而其甚重方遜志之爲人稱謂甚隆方東之曰執事年高德邵且先人等輩若孝孺之少且愚字之已過而加之號重以先生之稱於禮不大戾乎執事學者所視效願督教以所不及遜志幸甚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于何時文衡山有一絕云不求識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真可撫掌也王達曰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何也諱莫諱於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我短不憾者千百中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李獻吉云道理一橫一直爾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也變之非王也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魏莊渠嘗東唐荆川曰公寬以居之矣所少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耳又東呂涇野曰近來學者多有好名之病以好名之心而聽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公當以此告之其言直而此如都維明先生博學多藝務為韜晦以名者造物所忌

也恠其子玄敬好名每唾之云別人著書別人開我家都穆著書獨自開偶乘輿畫一梅悔曰有一能當蔽一能何乃自表裸耶

嘉興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於夫人咲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咲可以解紛不謂閨閣中諳此機緘也

羅念菴先生拜唐荆川公公他出荆川之翁出迎先生坐久之唐翁云小兒有一病老先生宜與他說交際人之常禮也小兒一切不受亦不是先生對云此

病在他人不可無在令即不可有

周公萊峰問陸平泉先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是天
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云古人
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
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奸是
也即此便是元氣

甲寅之冬萊峰先生將赴湖南乞言于雷古和云庶
者多刻須以爲戒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
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吾去願

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
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近溪爽然會
心

曹定庵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因問曰賢輩何
字林對云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乎
名熹字元晦復云元者善之長不敢當又改仲晦且
踴晦庵古人立心如此子名向陽又踴茂春覺專在
旺相處一邊馳求不可不思也

陸平泉先生云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
逆旅也看來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

會心錄卷六
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盡陳仲醇曰
不然若借房子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於房主人
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數年亦有此理此又聖賢修
德凝命之說也平翁咲而點首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胡元瑞往訪之
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我仇
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胡笑曰使石
尚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遊擊去頭便是膏肓去
體相國爲之默然

陸宗伯曰致良知之說陽明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
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
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
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
無言中作窠臼也

陸文裕曰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之
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愚
惑者謂生前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僧梵懺除是使爲
惡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于身後藉以爲釋罪之因
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
無和尚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

楊椒山先生喜鵝而惡鵲云鵝報凶鵲報喜鵝近忠
鵲近諛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
恩不若還舊債

觀舞劍而得神解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於積習之
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
之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于桃花
香巖之于擊竹其得悟皆此類若據以求悟是守枯
筌而索舟劍也

何孟春曰世人賈處商行賤儲而貴市駟會其間稱
貸之際羽毛之輕有卻容錐刀之末有陪筭龍斷而
私秦越相視所由殆與節俠異矣嗟夫羞惡之心人
皆有之夫孰不知義之爲重而反自同商賈者貪得
之心勝耳故積而能散陶朱爲不可及也

西疇老人曰身苟得焉不言而人戴之苟其有失家
置一喙亦不能自解

陳仲醇曰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
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
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
日之念刻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醫書中有天地國脉圖曰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大病

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如吾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校量

六之四

劉伯温基姿性超邁元末為上高縣簿得異人術數占候言人間禍福因應悉驗聞太祖義兵起遂徒步往濠梁相見言及天下事畫如指掌凡行兵如基言

無不大勝即如其言皆預測知之每于危疑中屢獲安定言聽計從决機對壘參謀帷幄上以比張子房云

陳祖長樂人洪武中以明經薦授繁縣丞道遇一嫗哭

甚哀問之嫗曰夫與子俱亡止餘一孫十歲昨為大

蛇所傷祖令具狀移牒城隍限日赴公庭至期果有

群蛇集廳下祖諭曰無與干者退得罪者償命獨一

大蛇伏罪不去即以劍仰地乃就殞其首民以為異

政立祠祀之

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

刑部主事李厚鞠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
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太宗皇帝以筋面試
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爲安南掾
趙豫松江府太守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
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
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
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致人而
自爲名者其存心何啻霄壤

余子俊眉州人家山後有塚鄰兒取其遺骸爲戲公
輒爲掩之夢老人曰子有陰隲爲我整理門戶他日

當至大官皆雜於群牧兒中有縱畜踐人苗者地主
追之衆皆驚散公獨拱立折之以理其人異之後授
戶部主事分司太倉有兩貴家爭田部檄公案之一
家謂是舊名某家塘當屬我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屬
張氏邪

吏部舊制考察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爲黜幽
之典自成化時冢宰豐城李公裕謂遲鈍似軟偏執
似酷於是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其法迄今不
變中官覃昌語鴻臚寺官曰先是選官本入上必叮
嚀司禮監看詳然後賜允近日上諭昌等曰李尚書

會心錄卷六
梗直人必不敢干之自今奏入即與批出行之其見
信於上如此公家居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放債不
讀書為三戒嗚呼今亡已夫

都御史楊北山武康德涵之姊丈也為淄川令善用
奇邑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
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
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
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
劉球事兄甚謹從弟玘為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封
還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况鍾靖安人以賢為縣掾史博達有執屢決疑獄以上
考擢蘇州府太守到任僚屬以為易與况不以為意
吏胥黃緣為奸皆以疑事嘗試罔利况畧無可否然
目之所經心輒記之一日具香案宣勅中有僚屬不
法得自參治等語自是唯唯奉教而盡發前舞文吏
黔于市又蘇俗豪奢開場行打公按其大姓主名悉
杖殺之一郡大治尸祝至今

黃巖徐宗實洪武中為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
明海州有節婦時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
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

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筮嫁之初又能剪髮於姑壙之後雖刺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廷論躋其言下郡邑旌之

楊北山武令淄川有行路人勞苦枕石熟睡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闕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乃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紋耳

宸濠將謀叛預以金寶賂中貴人謀復護衛因為內應所賂月日主名悉紀于冊及濠反王伯安起兵擊定之旋師豫章搜得其冊而上御六飛至揚劉瑾遣其黨某來爭功讌于滕王閣語言不遜伯安曰軍中無以為樂但得何物金甌龍卵壺行酒差可相酬即濠所賂中使物也中使聞之驚駭唯唯不復敢短長汝陽林特在館時武廟實錄且成惟迎立肅廟等二事未決公奏記中峯董公曰迎立一事或云由張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亡據夫史萬世是非權衡不可以偏重竊意廷和以忤旨罷歸永坐罪廢今上方綜

覈名實錄成進覽恐將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擯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矧疑以傳疑史臣體也二者既未嘗親與其事正在疑信間宜嚴其有關於治忽者庸詎私一廷和致輕重之間是非之權衡也總裁驚胡費公然之書成上覽之乃始傾心宰輔而宦寺之權輕矣

宸濠之敗寔由內江梧山李公克嗣巡撫南畿聞濠請置護衛嘆曰虎而翼難將作矣遂力陳反狀設方略飭武備以安慶為賊衝奏請都督楊銳屯兵守之庚辰六月濠起兵直趨安慶公與本兵喬白巖矢曰

都城之內公身任之畿輔之地某命寄之遂提兵自屯采石以塞上游相機應敵飛檄安慶激以忠義城殊不可破又多遣間諜走上流聲言王師十萬四面至矣賊駭蕩遁者半乃發銳卒千人盛標幟飛艦鼓譟泊皖城城中望見士氣百倍銳乃開門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事平執政懸爵賞以為奇貨公語所知曰上御六飛親征縱有微勞亦臣子之分吾俟亂平方欲桂冠從范蠡遊功利非所計也不伐如此正德中秦府三上疏請關中田為牧地朱寧等皆受賂請上許之科道執奏 太祖有禁上堅欲與之閣

學楊廷和蔣冕引疾不出上震怒促草制梁儲承命
上制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
土地既廣將多蓄士馬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
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界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侯
度毋牧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誘為不軌危
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 上覽制駭
曰若是其勿與事遂寢

寧王奏復護衛軍威勢烜赫人不敢入城市魏方伯
良輔弟良弼良貴挾行李赴會試道經會省族弟某
以濠情告欲得諸公為重方伯公介士也怒罵曰柰
何作滅族計都諫公智人也從容曰兄誤矣相時而
行有何不可謬以好語促某回府去駭謂方伯公曰
兄言雖至性所發倘挑濠怒邏致去得脫乎即躡屣
擔蓋從進賢轉入豐城以歸則府校果踪迹之數四
不得乃止

宸濠將叛收養士馬迫脅良善驅之以行會省有崔
秀才松者踈崔鬚多智計曾受濠幣聘入陽春書院
及舉事介某檄崔行授以偽太行職啣崔方卧在牀
詐驚墮地戰慄不能已駭曰崔鬚子如何有這命某
豪士也信之以為作如此舉動焉能幹大事直向濠

會心紀卷六
鄙却之固不知其詐也家獨保全

雲間張司馬悅初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

顧總爲縣吏數被鞭撻逃墟墓間有二黃衣揖曰吾乃王粲徐幹君前身是劉楨因出袖中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省覽了然携集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以賓禮待之時謂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

陳恭愍公選臨海人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授監

察御史提學南畿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時御史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飾方憂制家居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

萬司馬西蘇南昌人博學能文有奇識善談名理初

仕刑曹尋由考功拜太理卿首白疑獄適虜闡通州

大臣門焉公得阜城時晝夜治軍軍不得休益困公

令偃旗息鼓罷刁斗五埤爲伍伍人守而四人番休

肅皇帝夜望見之遣中使偵狀對曰鳴鼓是自塞其

耳燃芻是自蔽其目卒有踈虞柰虜何上大奇之立

拜公兵部侍郎

徐貞明

號孺

篤學潛思有濟世才始仕爲山陰令力

行教化所興除大利害什數士民戴之以循良召拜給諫兼御史擢尚寶卿時邊郡數中虜調度煩苦公太息以爲國家仰給東南所恃閘漕一線踞旦夕有阻柰邊計何而東北沃壤千里棄爲蘆葦何舛也于是謀度其地利高下庾脊水泉流注源委以爲可得良田數百萬頃歲入粟數百萬石可減東南歲供之半奏成上之行有日矣事本經久非可速化躁進者難之百計阻撓遂寢閣因以其策著澹水客談稱碩

畫云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群經子史一目不忘讀書龍泉菴貧無膏油掃樹葉焚照達旦不寐弱冠登第選庶吉士 孝皇即位明日常朝御史湯鼎當侍班糾儀智造其第曰 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直大政維新之日請劾故事此太平機會也

休寧程公信爲南司馬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

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

王雲鳳出為陝西提學臺長汪公告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詞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一時慕名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則傳咲四方矣雲鳳歎服

孔鏞由都昌令調連山時廣中盜起所在殘破高州尤甚衆舉公試知府事高州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居民不滿數百公呼問計咸曰宜閉門固守公曰高州本無賊賊來自廣西民避賊入城以求生乃閉門

不納以致為賊所菹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是以賊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耳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納城不能容則築牙城以居茅峒賊鄧公長尤黠驚公疋馬抵其營諭降賊邏拜懽呼諸賊聞風納款獨馮曉久屯化州界招之不下公給以備他盜整兵夜襲擊之執其妻子遂降王鳳洲馳備兵青州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公身繫袴褶集強壯教之射中飭保甲重懸購盜之賞又於州邑畫為方界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為上逐而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

會心錄卷六
次之凡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
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嘗曰凡捕盜者其
才勇狡詰過盜一等者也吾嚴其詐害之禁而復事
掣之彼袖手不爲我出死力矣是縱盜也吾知賞其
功而事姑息之則彼之毒民也甚於盜是益盜也第
操不失術而已期年盜遂解散

六之五

方孝孺天性伉直言動無所撓屈建文即位召爲翰
林學士與練子寧黃子澄同心輔政削奪諸王兵權
靖難師至建文帝出走孝孺披麻痛哭于庭成祖曲
慰之令草禱詔孝孺義不辱大罵反募以視擊上不
中上大怒命割其舌夷九族臨刑呼曰吾得從龍逢
比干見太祖于地下足矣天下聞而壯之

周是脩吉安人爲王府紀善與解學士楊東里胡閣
學等為碩交靖難兵駐金川門約共死國及城將下
周令子伺諸公動靜見某家方問豢豕否周曰一猪
尚舍不得而况于生于是朝服獨縊于應天府學之
尊經閣文祖歎曰是修小官乃能如此真節義之士
也詔旌卹之

傅安太康人以縣掾起家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遷禮

科都給事永樂初西域撒馬兒罕弗賓上遣安持節
往使諭以順逆禍福酋長負固不服諷安降安曰吾
天朝使臣豈從汝反邪酋長怒羈留之凡十三年艱
苦備嘗志節益堅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
安既歸以老乞骸骨賜一品致仕初安使西域方壯
齡比歸鬚眉盡白尋卒上遣官諭祭有司治葬時人
榮之

指揮孫璟因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痛相繼
死他卒被鞭者訖璟殺一家三命王忠肅公鞠判曰
卒死以罪妻死于夫女死于父非殺也令璟償葬埋

費罷之璟後為將有名然戍卒妻女法應旌卹而公
未及哀哉

陳圭黃巖人父叔弘為其讐人所告罪當死圭訴所
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
使自新事聞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

瑞州判姜榮妻竇氏京師崇文坊人正德己卯華林
賊攻郡城姜僮倅付竇印亟出集兵捍城勢不敵遁
去賊突入求姜不得以刃傷姜妻竇哀救而免因執
竇竇先藏印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民盛豹父子亦
在繫竇謂賊曰但遣盛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密

會心錄卷六
謂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
即死矣比至花塢鄉給賊渴欲飲水投井而死詔旌
貞烈祠祀至今

孫燧正德中爲江西都御史許達爲副使會寧王宸
濠有逆謀設宴鎮撫三司官次日入謝濠大言曰汝
等知大義否燧曰不知濠曰大后有密旨令我起兵
監國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祝太祖法制在誰
則誰違濠大怒各官駭愕失色獨許達反覆辯論不
可濠曰許達何言達曰惟有赤心耳豈從爾反乎臨
刑烈日忽陰曠慘淡士民無不感慟爲建懷忠祠春

秋享祀

六之六

楊石齋當國時子弟布列中外子慎復魁天下舉朝
皆賀公獨顰蹙不自安人問其故公曰君知傀儡乎
始方奏伎時則次第陳舉至將闕則盡出傀儡於場
此曲終時也人家氣數有限發洩太盡後必難久未
幾公以議大禮不合去子慎謫戍夜郎老成先見如
此

嚴分宜生有異才能斷大事故世宗皇帝倚任之言
無不聽子世蕃亦奇士知名當時御史某往案江西

會心錄卷六
私請于公曰公子翩翩超世才也以某幹旋于外而
公主持于中科第猶掇耳公曰國家二百年來惟有
科目一途公道尚存願留這些子還朝廷若此端一
開人皆效尤漸安可長故世蕃竟以蔭子起家其官
工部尚書世宗過愛之非分宜之為也及世蕃謫戍
家居誣以謀叛過矣

江陵相張公安才絕異當主上幼冲人懷異志內監
馮尤專恣無忌公執權料理伸縮由已奄人唯唯聽
命雖稍忌言事者不恰人意然能斷大事如互市以
款虜又任以試官歲考以作士禁傳以省徭至今賴
之諸子若在漢宋必皆得美官獨不當取高第不能
履盛滿也

武林張冢宰瀚與大理卿陳某謁直指時陳川兩次
奉例進階妄自腰玉直指見而譙問之曰公何時賜
王陳蹴踏不能對張笑曰此大理石耳

楊升庵與張禹山書云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
未忘頗以自累而招罪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
盞作在家山僧行徑持麗公空諸所有四字庶乎得
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擾擾應酬何異塵勞仕路縱
使藝文書目家傳人誦盡為我製何益性靈

莆田方公良入朝抗瑾抵家黃君鞏賀曰官鈔一疏
足以落權倖之膽而東其手拔浙東西數百萬生靈
垂死中而生之宇宙間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外
數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官
爵如雨泡不可無此一着世謂知言云

六之七

方孝孺祖某酷好風水後得吉地將築夢朱衣人數
百謁告曰公葬稍緩令我族得遠遷甚善方不悟即
日落土有赤蛇數百聚穴中因舉火焚之將盡有白
氣一道飛落方氏晚報生孫即孝孺古可卷鼻後值
成祖靖難兵起孝孺義不草詔成祖怒命夷九族人
以為蛇報云

葉南巖云昔有廬州守某姓者好古畫珍翫凡有奇
品不吝千金致之然按治民家即有所藏求之務必
獲後得一古畫名筆也喜不自勝召其壻評之壻歎
托以諷也熟視久之曰此不過值粟三升耳翁訝曰
汝真俗子壻曰不然翁購之甚難則寶之必重非百
金不與易也倘子孫貧窶以須糊口計值三升耳婦
翁大悟由是遂絕珍好

閩中有士夫性泥風水博訪名術數千里外力致之

使覓一佳地以葬父將葬術夢神曰彼夫行有天譴汝敢爲卜此地不止吾殺汝矣術者驚悟托故以歸因私訪其素行于鄉皆曰謹愿人也復訪之則有告曰是人亦無橫但聞官某處爲某事遂大富術者心計曰以鄉里之譽固不足以贖此罪乎然終畏前夢而去後其子與土人爭地界誤毆殺人論重辟家盡落士夫亦以憂死術者復來則其居已屬他人矣嚴分宜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中訪求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當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起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迺嚴氏遠祖也

熊顯者豐城人也善中書得八法楷體又世傳先天法術僑居會省爲郡決曹掾考滿將謁選堪輿家云賢士湖有吉壤得之百日內可大貴顯父方喪從其言葬之走都下值上虔修道教募四方法士相子蕃以顯進召見令試其術能白日驅雷下天官妖狐爲崇宮掖立擒之又六月祈得大霰雪上大喜立拜真人賜二品服俸僅百日也居無何他術者見顯驟富貴誑其子曰此地不足多西山有佳山水改扞之可魁天下登上相顯子以爲然竟扞改之顯尋爲救世蕃奏上五日不得旨自鴆死家復微

李若虛有高才詩學字學政學號稱三絕休沐家居
營宅東湖上吟嘯自得若將終身宸濠將謀叛大修
陽春書院盡欲招致豪桀拉公與相見潛以其意授
公公力陳不可遁入西山者久之及舉事公草疏令
子汝麒懷上之行至九江爲府校所截不得達宸怒
復脅公昇入城七日不食不死繼以自經苦爲左右
所拘不得盡其志以至身名俱辱冤哉

新鄭高相國署銓部當天大比群吏某典史爲新
鄭故知方當對簿諸長吏咸在高見某典史註老病
曰甚矯健呼典史上典史聞新鄭呼喜而疾趨失足
仆地諸長吏闔聲曰即此見是老病新鄭無以語遂
去典史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
摺而諭乃錯用折柬永嘉怒召文選以折柬與之未
言所以會二尚書至而忘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爲
相君知厚也持白太宰踰格轉郡通判一日永嘉忽
記臆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

瓊州唐氏履正翁仁厚長者一日遊田野中屢頷而
嘆子產宜跽而問曰大人何嘆也翁曰吾悲人家之
盛衰不常而盈虛消息之理恒乘除于其間也天地

間萬物不可恃所可恃者方寸耳試與爾觀之的的而茫茫綿藐蒼莽之際孰非膏腴之產乎曾未百年業更數主其以義得也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亦不旋踵而復彼以勢力智巧得者往往一失不反甚且為子孫禍殃今觀此田如故大半主人已非矣可無戒與

國初吳琳為戶部尚書尋以老致仕既家居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傍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秧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的還以其狀聞

上益重之

雲間張莊簡公與張懿公一時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隔數十武兩公歲時入城祝釐偕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擲工也兩公與朱為老隣即賤肅章服拜之擲工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之當時風俗之厚如此

王長卿新安人能詩其內人精于紵繡嘗觀其繡佛織密絢爛而髮絲眉目光相衣紋儼若道玄運筦余所見宋繡最多此繡當不多讓即謂之鍼王可也王行甫汪明生諸君多以篇詠重之性嚴妒長卿往朔

會心錄卷六
方謁中丞慮有外私使向繡佛前受邪淫戒而去

六之八

方崖趙公云其鄉有爲州牧者因庖人治饗失一鶩首遂斃之杖下後歸田貲積頗厚構宅一區植桂於庭顏曰培桂識云巳酉堂成後世子孫必有折桂之手一日夜露坐于堂忽空中戛然似有鳥啣物擲地聲燭之一腐鶩首也其人駭汗知庖人之祟發也未幾病死家遂落至嘉靖巳酉僅周花甲鬻其居於王姓者實名培桂天道神明可不畏哉

蘇州有鄉貴棹舫出遊遇風雨泊於富人門富人素

不交宦達其弟曰豈有貴客在門不爲禮貌者促兄盛饌飲之宿客于樓樓殊壯麗鄉貴潛步樓濶狹喜謂僕曰移此樓于吾舍後恰相當翌日別去令僕持五十金來易樓富人恚曰弟不守吾訓惹禍入屋無面目相見弟慚憤無可柰何遂縊于樓鄉貴欲不止嗾賊攀富人久困禁中或爲之計曰度非鄉貴不可免莫若以樓獻之鄉貴悅事得解及移樓構于家其子不柰讀忽自縊于樓即富人弟縊處也鄉貴止一子遂絕

無錫華氏子世貴盛性好殺一夕夢黃衣道人揖曰

吾脩行三十六年適有難願救我有厚報翌日家人
繒魚得巨鯉鱗甲異常華不悟竟剝而烹之夜復夢
道人曰吾知有難業請命柰何刀俎我一日華妻產
男腹下有甲以為貴徵及子長淫狼無厭不知告戒
纔三十六年家產蕩盡而華不祀

鄉貴其豪達不羈使勢難近求田問舍殆無虛日及
老自作壽藏每羨某鄉先達古墓前碑碣堅厚無與
比欲令匠鋸其三之一以自表樹或曰何不取三之
二鄉貴曰何多也曰倘他日有欲之者即取其半其
半猶在也鄉貴毛骨悚然卒悟不敢伐碑

江陵當國憤天下學士心非巷議奏毀天下書院併
聖賢像而廬山白鹿洞規制尤宏其廟像自宋朱晦
庵先生講學以來世增飾崇麗有司承望風旨以大
索拽倒諸賢像不覺神仆壓死工役人等十數有司
驚散像得不毀

汪九思者豐城人也家世宦達饒于財以貨入為藩
決曹掾喜賓客好華飾所知交多當時豪貴悉委以
數十百金不責償僑居會省家日以削而鄉居弘麗
甲市井所知交貴人垂涎之汪病未死乘月夜步其
廳事廣狹歸嘆息曰恨吾基不能容耳聞者無不竊

笑

六之九

沈生者嘉興人其人至微薄嘗持鄉貴書謁夏忠愍公忠愍時與樞府曾公銑共謀復河套實國家大利而憚于輕發沈生本詩畫史甚有口辯因坐間適有客至公令暫避于書房沈見曾公往來復河套書客去遂以兵策說公公不知其詐也因即與書往謁曾公竟其說曾以忠愍故亦不疑沈在邊多受債帥間金重寶懼無功歸至京乃盡洩曾河套之謀以為生事于四夷肅皇大怒罪逮忠愍諛鋒中人可畏哉

高新鄭在東閣頗能執權馭下中使馮保每有所干請輒裁抑之公罷歸馮得幸數諛間于上欲殺公及湖人王姓者輒入宮殿門邏者獲之馮因嗾令辭齧新鄭行刺云云奏遣羽林官校飛檄捕逮公時穆公文熙等皆為公冤義欲同赴闕死難高公殊無懼色曰理之所無不足憂也已驗治無迹事得解然一夫開說師相幾危可不戒哉

王忬太倉俗尚書畫得一名筆寶之如拱壁嚴相子

蕃官工部世宗虚心聽之凡軍國大事無不與謀王嘗有晉右軍所畫學士博塞圖殊工巧世蕃求得之

王門客某街公遂諛於蕃曰向所得畫臨也非真也
世蕃以為然亦啣之會虜蘭通州王以調度稍緩失
中貴人意諛于上上問蕃蕃以事關軍國宜從聖斷
遂論獄棄市天下寃之

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費文憲同年也每投謁費
書年晚生同館屠公應垓曰趙老真神童問何故云
費鵞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
而何相對撫掌大笑

六之十

薛瑄號敬軒父本王姓嘗客于外母夫人跂望之家

園有桃結一實獨大而赤母夫人取食因感而孕先
生父歸數月而先生生恠之又素信母夫人賢詢知
食桃事因掘桃下得漢丞相薛瑄墓桃根盤其內氣
鍾于外因感及人父遂不疑歎曰薛公賢者此子乃
其後身吾不敢子之為改姓薛而以王氏附宣傍以
志之故名瑄聖賢之生豈偶然哉

于肅敏公謙未第時讀書西湖僧寺每晚出遊市肆
前有二燈導之公不見也酒人見而異之知其必貴
每延入飲以醇醪一日鄉人欲出妻浼公為作離書
後晚出不見有光酒人亦未招飲公怪問故酒人曰

公前出必有光導數晚無之以為不出也故未及飲
公公大悔恨急索所作離書焚之其晚出燈光復明
卒為定國名臣士人舉動可不慎哉

曹公鷓

北直隸人

積學不達為太和縣典史嘗平劇盜獲

女子容色倩麗左右勸公納之公取紙連書曹鷓不
可四字焚之竟嫁其女後公以賢良殿試對策忽有
白東從空飛來視之乃向所書曹鷓不可四字也公
心竊之遂擢進士第一人天道神明豈可欺乎

謝文莊

一夔

新建人

父得仁為汀州府推官鄧茂七反

劫掠三郡迫脅良民男女為盜驅率而前及敗降當

事欲盡坑之得仁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况民方危
急時豈無強逼相從者願令各列狀身親往別白之
遂審豁萬餘人竟以勞役卒于官百姓為舛柩回籍
擇西山善地塋之云狀元未生十八年生狀元已生
十八年中時子一夔已長果十八年大魁天下子孫
累世簪纓不絕

蒲田林氏先有諱觀者遇異人待之甚恭異人曰近
見一佳地葬之貴多如麻慮君福德未足以當柰何
公曰吾德雖薄但得此地而與宗人共之豈無一人
足當之者異人曰即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告之

處取族二十四骸併親偕葬後生子元美登進士為
撫州守孫瀚曾孫廷梈孫機玄孫燠俱官尚書迄今
科第蟬聯

蔣公瑤刺揚州一日經隘巷樓頭幼女盥洗畢不知
官府之過也傾水濺公衣公畧不動聲色左右惶惑
及至公署已鎖女父來矣公曰彼女何知若吾責汝
汝必怨女得無傷乎竟不問及公去官年艾無子夫
人力請納妾于揚詢之即向誤傾水女也已而果生
子

馬肅敏公森閩人父聰五旬餘方得一子旦起僕抱
兒戲於市兒在抱喜躍竟失手墜堦而殞僕惶恐請
死翁且泣且言曰是命也奴豈有意但主母即知必
與若決生死若無生理矣因陰與之金令急逃去然
母與翁之悲恨固不能少置也年餘復舉一子即肅
敏公其貌大肖前兒額際傷痕宛然嗚呼喪子之慘
天性難割翁貸人死天還翁子翁之德能使殤子轉
為名臣天之報施何如哉

嘉興項氏老以鋤菜為業每日甕殮外禁絕葷酒積
有餘錢一甕偶隣人子負官錢將以婦賣償其母痛
媳之離也哭之哀項老詢知之曰某娘子賢孝幸母

割離我有錢二萬願悉貸汝隣人感謝妻得毋離頃
夜夢神曰汝夫婦義通于天天報汝以貴子矣居無
何果生子忠登進士官方伯

王陽明先生將生母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童
子受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
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先生父海日公華
鼎元宗伯也以命訊日者曰此兒長必跨龜公曰我
龜亦難跨已而以平宸濠功封伯爵世襲至今果符
夢卜云

羅一峯倫計偕赴公車抵清源逆旅逆旅主人有殊
夢知公必貴晚飾美姬侍公公曰某生平善病又長
途跋涉謹辭謝去闔門炷燈讀書不輟質明急謝去
及廷試夢異人告曰公當甲天下矣向者某處某夜
之事誠動太清

洛陽周公濟母葬躬修塋域見銀方多磚公曰此必
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
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垂崖也既覺
悟曰垂崖乃張忠定公詠之號考之果塋其地周公
正統時人由監察御史陞知安慶府

楚人家貧僅養二豕將賣以償債偶出遊其妻聽過

往人市承去楚人歸視其值則偽金也怨詈其妻妻
計畫無所之抱幼子臨水泣欲投水死客子某方卧
市肆中巖墻下聞哭聲哀私念當救活之擁身而出
則墻立傾而店床為塵粉矣客愈感動因以金贈婦
人得不死云

論之二

